七錄齋文鈔

擬徐樂上言世務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於固民心而已民心未固雖海寓宴然而識微者有厝火斷紀之懼民心一固雖舉不世之業創非常之原而天下有泰山磐石之安故君之於民可動可靜而不使或涣民之於君如臂如指而不忍或離國家受命代秦除峻刑恤民疾不治誹謗不孥諸侯將建萬世之長策舉斯世於三代之隆也陛下握乾符總萬方察風俗登賢良胡政不舉局令不行盛德上隆和澤下治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斯誠欲治之會矣夫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高下燥濕各殊其風氣寬

柔剛勁各異其性情而究之懷仁慕義尊君親上之心固無智愚賢否之異故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任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來而動之和古與今有二道哉惟賢主宰制群動經緯萬端明燭乎起化之原而默察乎安危之數子惠億兆民庶無有遠邇親疎雖在萬里之餘待之一如輦轂之下操其要於宮寢黼扆之上而徼其效於山陬海澨之遙教化已明習俗已成由是陰陽調而四時和膏露降而五穀熟清和咸理四海一家是不獨窮巷布衣褐鋤棘矜之徒莫克猖土崩之勢即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又何有瓦解

之憂乎其在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蓋言上之恃乎
下而柔遠和邇之道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答李仁圃

月日奉教悉台履增祺薄遊省會兼攬湖山之勝昔人所云山水聊因便帶看者正復爾爾冬初北上似不為遲務於仲冬月投供所有印結供单當先期令人豫偹慶典附祝或有加級之恩是未可知癸未開選約在明春刻尚有二十餘人內有不到者十餘人郎君三場得意雙鳳齊鳴為吾鄉佳話昔滁州二吳同生貌相似皆中雋甲敢以移贈二李也陶世兄到京得悉家鄉一切新修周孔廟因位置未定有詢于貂尭之意弟薄植無知寓中無書可查細想歷朝除先聖先師之外亦無周

孔並祀者嘗謂三代以前之道統在帝王故皆祀於歷代帝王廟三代以後之道統在布衣故皆祀於孔廟其中惟周公上不列於帝王下不列於布衣遂無所屬無所祀每為恨事太守此舉寔獲我心考我

朝于文華殿之東有傳心殿其中祀皇師三人帝師二人王師四人先聖二人皇師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周武王皆南面而設位是父子不嫌並坐也其左為先聖周公西面其右為先聖孔子東面是周孔不嫌對坐也本此意以行二聖並列周公在東孔子在西議禮者誰能非之不獨適

時王之制也即揆之周公無驕之心孔子澇周之意亦無嫌焉然此不過一人之私議未考之古書未質之名賢亦不知當事之意指若何鄉黨之輿論何若足下存此說于胸聊備顧問可耳亦不必以為出自弟意也

答勺湖諸子書

春轉淮洲祥徵吉第逕稔鄉望日隆潭祺霞蔚品同春誨本數十年讀書養氣之功言比金堅樹後生輩儒立頑廉之範先人之欽佩已深賤子之景行更切數年睽隔鄙吝滋深每逢朶翰見頒不啻身侍函席茲復接披公札閱念勤拳曷勝銘佩洒掃會項前蒙衆議置田數載尋思誠無愈于此著外間閒風爭售勢所必然至僕棄楊庄薄產寔欲為舍弟補苴承諭以會項相償亦屬公私兩便但當弟求價之時適為此贖田之舉外觀形迹慮有類於朘累圖財設有局外之士指為假公濟私

不獨弟百口難分即三先生亦覺主持不力是反心雖云無愧而多口不可不防縱見信於今人懼難諒於來者此所以再四躊躇而終於方命也況楊庄計值不及千六百金與會項亦不相合至於前言已定斷在必行與其久延不如早决一善地朝聞而夕成不必通知於弟不必謀及衆人迅雷不及掩耳惟斷可以速成伊古以來莫不如是弟秋冬間亦擬乞假南歸省視家叔彼時或可相助為理經營善後事宜益得附驥之樂倘外間有不諒者執産求售則不妨姑以楊庄之說搪塞一時是則可權詞以却者弟亦不急急求白迫大局一定

立契畫押之勞𧃍無礙於本根矣夫需者事之賊也築
室道謀三年不成惟決惟速獨斷獨行諸先生自有定
力以處此勞怨雖集於一時頌聲寔綿於奕禩而藉餘
光于良友期告無罪於先人尤弟所每飯不忘者也

答洪素人書

蒙示晉省李金虎讞稿一議仰荷堂褒具悉敦倫執法陳義甚高而惜其不善讀經也瘋病殺人舊例不拘人數禁錮終身自憲臣崔公奏定凡瘋病殺一人照例永禁其殺二人以上則擬絞入秋審九卿會議或緩或寔各視情之輕重要皆指殺凡人而言其殺內外服制者各有本條不在此例是尊卑之分名義至重不比凡民此案李金虎因瘋發殺死一妻二子除殺子應徒輕罪不議應照殺妻本例議絞仍照瘋病永禁該撫擬以瘋病殺三命照凡人定罪情罪亦協秋審入緩自稱平允

令足下謂殺死凡人二命既入情寔則殺死妻子三命
尅戾所鍾尤應入寔且謂虎狼不食其子父子兄弟之
恩根于天性殘賊之人衆所共棄援据論孟春秋而折
衷于周書元惡大憝刑茲無赦不宜區別誠如足下之
言比而同之凡殺父兄殺子弟者必將概擬立決予抑
將減弑父之淩遲亦歸秋讞倂殺兄之立斬且暫稽誅
而一一入於情實乎不然則於骨肉天性之恩終有參
差與刑茲無赦之文終有不合也僕聞之引經斷獄君
子所與文害詞〻害意大賢所識若詞意本明而死於
句下不求甚解又不如束書不談之為愈僕按康誥刑

茲無赦其曰刑者非胥戕胥虐概從而殺之蓋五刑名有其等父子兄弟各有其刑古今異制名殊而義則同周王之意教孟侯各就其不孝不友弗慈弗恭之罪刑之而無赦且觀誥詞曰乃不可不殺曰時乃不可殺曰汝其速由茲意率殺皆名言殺而此獨曰刑所謂義刑義殺顯示區别然則刑之非殺之非佚之旁證經義也明甚足下乃概以情寬二字當之是何心耶夫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出禮入刑自有差等康誥曰紹聞衣德固由文王作罰者也而又何疑焉況瘋病殺人不同謀故誥詞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既道

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本虞書刑故無小宥過無大之旨
周禮一宥曰不識三赦曰惷愚凡民皆然何況病瘋李
金虎者爲式乎爲適乎不待智者而决倘欲執瘋人而
責以春秋之書法論孟之遺言是何異于遇瘈犬而告
以麒麟之仁神羊之德也哉僕亦知足下持議雖堅而
事之不可行足下之心固未當不昭昭也弟與足下談
經

答伊太守

淮郡襟帶河湖爲漕運通途百貨咸集魚米沃壤乃近年闆閻凋瘵災饉頻仍歲下蠲租發帑民雖得生究乏養生之術夫淮郡澤國也近年以來淮黃底淤高仰山邑四鄉田畝日漸低下每一霖雨禾苗被渰查山邑之田畀窪者十之九高田十之一而國家百年休養生齒之繁數十倍於昔年人衆而無利可耕此凋瘵災饉之源也又地利不盡農事不修風俗日靡交接日廣蠶織不講地方安得不窮河決老壩口之後情形更爲大變元氣一時難復爲今之計莫先於勤求水利淮黃底高

田日低下多疏支渠庶田中之水各有歸宿去路縱天降霪雨有支渠導之入蕩入海田中無積潦則禾苗可歲穫矣然水利亦屢行之功虧一簣有名無實其如何應興水利之處尚未講求此宜加之意也夫多一支渠即多數百頃良田可出數十萬石籽粒省朝廷之蠲貸大矣盡地利力農事節靡費講蠶織如此而財賦不饒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

一漁濱河石洞之宜為長流水也山邑東北鄉地廣田多緣漁濱河堙塞皆為豆麦旱田而水路不通每一雨水北來一障水漫溢數十里田畝歷年皆無收穫人民

逃散四方今幸發帑疏濬開永利閘放水將來兩岸八九十里荒蕪之地盡有水灌田然所憂者永利閘不能長開耳何也永利閘之下為烏沙河東流至慈氏寺向有石洞三座于石洞之上分為二股一股北流為運鹽河一股東流為漁濱河緣鹽運計往往將鹽河放滿即將永利閘堅閉將石洞築壩填塞涓滴不復東流而八九十里兩岸田畝無水灌溉皆成不毛之地嗣後宜照涇河澗河之利晝夜長流所慮者東去漁濱河水流甚暢而北流鹽河地微高仰水易淺涸勢不得不將石洞打壩才一打壩則漁濱河不復有水惟祈將石洞改建

閘座如鹽河無水即閉閘櫢水入鹽河鹽河水既足用即開閘入漁濱河既不悞鹽又不悞農實為兩便向來只管鹽務不管民田大為非是

一市河之來源去路皆宜疏通也查市河之源由西門興文閘引運河之水入城遶府學三台閣麗正書院曲折出北門水關經新城東水關外下范家沖東去八九十里下蕩前明市河疏通一則秀水環繞文風攸關二則穢惡疏洩夏無瘟疫之災三則在在活水火患減息其大利尤在東去以通財貨為百姓日用之利向來止疏城內而去路不暢宜其無益也

一城北郊外宜建長堤也老壩口決溜向南趨宜自新城東南起西北去直至烏沙河抵運河建一長堤以為三城保障留鹽河于堤外其堤內之積水俱由東南直下蕩中即挑此土成河以築長堤可成寬河以通馬家蕩而百貨皆集于新城東南門外矣利莫大焉此後如老壩凡黃河南岸縱有決口無不循此堤而東下入蕩于三城毫無所浸豈非百年之長策乎

與紫坪

豊年報賽修舉祀典聞之慰甚八蜡廟祀劉猛將軍由來久矣各省郡邑皆有劉猛將軍祠畿輔齊魯之間祀之尤謹究不知為何神據畿輔通志引靈異錄云將軍姓劉名承忠元末指揮驅蝗保穡列郡祀之方問亭制軍大吏中號慱雅者修壇廟祀典一書于此亦承訛無所考予按怡菴𥙿錄載宋景定四年三月八日封揚威侯並載制勑則神乃南渡名將劉錡也生則敵愾効忠歿而捍災禦患其世祀也固宜其勑曰國以民為本民實比于干城民以食為天食尤重于金玉是以后稷教

之稼穡周人盡之井田民命之所由生也自我皇祖神
宗列聖相承迨茲奕葉朕嗣鴻基夙夜惕若邇年以來
飛蝗犯境漸食嘉禾宵旰懷憂無以為也黎元咨怨末
如之何民不能祛吏不能捕爾神力掃蕩無餘上感其
息下懷其惠爾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淮南江東浙
西制置使劉錡今特勅封為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爾
其甸服血食一方故勅是掃蕩飛蝗乃錡之功祀之宜
也今以劉承忠代之陋矣予謂三代盛時馬蚕貓虎之
類皆有所報而除治蟲獸鼃黽皆列專官蓋不以物賤
而不之敎先王治禮幽明一也其義甚深初不必指實

某某姓氏而肖像以祭也

與陳明府

聞禁酒之令甚厲譽者少而謗者多此固不足深論昔者方望溪奏請嚴禁燒酒一疏尹博陵嘆為一代名言孫合河相國力駁其議並陳燒酒之益斷不可禁愚謂事有理所不可行而情不能已法所必當禁而勢不能除者此類是也酒之為物有益有損自古已然燒酒則興于近代其始因邊疆士卒藉以禦寒北五省燒造尤甚糜費五穀歷奉明禁本重穀裕食之美意望溪欲悉行嚴禁民間不得復燒涓滴重本犯之罪名嚴州縣之處分竊恐小民無知好飲者比戶皆然售買極易遂未

之徒趨利忘害甘犯禁網將愈啓富民之私造而滋吏胥之為奸騷擾糾紛而終不能絶也即使嚴刑峻法連坐鄉隣勢在必行而小民之日飲者不能因此俱行戒止勢必羣飲黄酒其為數必十數倍于燒酒日費十文者將費百文不止于百姓日用生計大有所損且用黄酒者日增價值益騰製造益衆耗費榖米亦十數倍于高粱秫秫其耗五穀也更甚于燒酒然則欲禁燒酒必先禁民飲乃可行能乎否乎語云興一利必有一害于謂除一害必增數害積重難返之勢惟有因任自然去其太甚而已他如私鹽私參禁之何嘗不嚴而究不能

止矧日用常行之酒也耶　望溪同時又有禁烟一疏稍為近情然同一不能行噫治國治民之道固難與二書生言也昔韋處厚議鹽法云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望溪殆未之曉而足下尚欲拾其殘瀋何耶

寄薦師啟

閣下盛代仙儒清時良收慶雲叶瑞搏扶搖而上者鵬運北溟福曜惠臨覽德輝而下之鳳翔南國適者濯氷壺而鑑士宏奬風流柄玉尺以衡才標持月旦斯人依為廣廈吾道倚若泰山匪第爨火收琴色絲辨石已也某樗殘自信葵向徒殷廿載艱蓬終滯棘闈之遜三春策蹇將為槐舍之遊昨因被放乎秋闈彌慚白腋近知見收於宗匠得荷青眸玉不連城幸經彫琢金雖躍冶曾入洪爐自幸得師出大賢之門為厚幸翻憐失意而知己之感乃適深忽枉文旌分輝蓬戶祗緣饑出未遂

摳迎急思俻錄于籠中不禁奮鳴於櫪下忙趨衣𣴑遍
訪層舟乃以咫尺之間龍門未覩空仰雲天之誼蟻悃
莫伸徒跼蹐於河干遥瞻望乎天上回思品題逾分永
佩一字南金從兹仰報無涯願矢終身北面相違帶水
而予懷渺渺曷勝洄溯之思仰止斗山則公望巍巍莫
罄攀躋之願謹緘尺素聊寫寸丹恭頌崇安願言景福

寄同硯諸子啟

雲中鴈落傳淮渚之新函江上梅開憶句湖之往事小坡隨宦叨結契於秦黄韓咏趙庭得論交于籍湜撫芸瓜之餘痛惻焉心驚嗟負米以無時潸焉涕落乃以山陽舊宅剩有竹林楚澤荒園猶吟香草一泉一石靈光依問字之亭某水某邱過客弔橫經之舍然而星躔屢易茂草為憂河伯不仁洪濤作虐藉通門之屢葺瞻廟貌以常新頃遞家言復聞古誼臨江宅畔別構數椽彭澤門前更開三徑入窓洞啟廣營緝柳之軒五架重新用備炊爨之舍比似雲間陸氏居然厮接西東擬諸鄴

下吾家不至道分南北况復湘蘋薦藻祀事靡間于春秋注史箋經家法尚遵如旦暮歐陽傳子固兩代通家高密溯扶風一源正脉斯文未墜鏤心何異于二天吾道不孤泥首尚覊于兩地嗟乎文窓角藝俱自妙年詞苑蜚英近聯臣里椒蘭芝蕙雖異畝而同香朱綠元黃各分機而共艷何意搏沙之小聚竟同落蒂之翩飛季子遺劍之悲長史投壓之痛屈相如于園令弔賈誼于湘濱兼以寒雨吳江年年送客春雲渭樹歲歲懷人每晏坐以興懷或驅車而靡適奚愧讀父書長辭子舍悔詠從軍之樂漸歌行路之難輕拋鄉夫冉鉛漫揣摩乎

科律譬之蠻兒食酪强作咀唔羌卒操舟時防墮溺所
幸苔岑誼重辱都人士之見知蘭籍盟堅皆吾先子之
所畏惠而好我希尺素之頻裁遐不棄予矢寸丹之永
沕此日誅茅闢宅遥知歷階瞻位之誠他時解組升堂
願充掃地焚香之役

寄同鄉外任諸公

淮郡舊有會館在都門東城百餘年來久經傾圮鄉人至輦下者投轂無方實為憾事曩日同鄉大人先生諄諭另置一區外任捐資京員籌辦四十年來屢議屢寢迄無一成緣在內者墊欵無人在外者欲寄無所是以遲遲其行茲有宣武門外橫街路南住宅一所大小二十三間所費無多同鄉在京者公議先行借項墊購價銀五百兩當經立契銀房兩交將來葺治牆宇區分住房製備什物雇人看守等項尚須費五百金足完此舉幸衆志之相孚慶公事之獲濟稍副

鄉先生多年無注至意用敢公陳顛末伏希協力助成
懇於本年十月內寄項交刑部阮寓歸款列入勝冊以
便年内擇日興工不獨覲光謁選者叨庇無窮即宦遊
入覲
彤廷息軫停驂無庸別尋寓館惟是同鄉外官本無多
人不敢僭定數目每位約以百金為率並祈速示好音
庶得藉手告成并免逐月子金之費益戴厚誼靡涯言
猶在耳事屆無成不勝望且幸焉謹白

霞英梦堂先生啓

昨奉

旨令兼部院之科道官撤回本衙門行走惟刑部與理

藩院酌留熟手奏明留部葵遵奉辭退面陳各堂諒蒙

俯鑒今早聞貴州司又復辦稿奏留竊思此次

諭旨甚嚴

聖明照察無微不到其刑部准留者乃必不可少之人

現在人材不乏較他部為尤甚止宜奉身引退斷不可

藉詞戀棧葵行年四十始知讀律掩卷茫然十載以来

謬誤遺漏之事不知凡幾于刑名二字寔屬毫末未諳

並非
諭旨內所指必不可少之人茲當發令之始輒思乘機
冒進上瀆
明詔萬萬不敢出此況任重道遠將來必有舛誤倘日
久異轍重負師恩尤深惴惴伏思　閣下愛人以德每
以士各有志不以強人為念故敢瀝陳衷曲伏希垂鑒
至衆司負苦留意誠可感然皆屬功名淺見非愛人以
德者承辦稿案不過尋常供職輒謂通曉律例自欺欺
人識者齒冷若更掾以入
告轉達

聖聰無寔盜名必干神忌尤不敢妄生此想葵本江南一秀才耳二十年前課徒授餐啼號無聞即舉室欿然意滿今得為五品清要之官自揣不能稱職清夜含愧若不循分安命誠非福也素蒙知愛多年迴殊儕輩銜環有願不在簿書以谷堂有未能俯允之處統希 閣下一言垂諒則其事可寢為益寔多謹啓

馮古餘學博徵挽言啟

夫國尊耆舊士仰經神悼辰巳之竟逢痛楷模之頓失雨淋草宿助淮渚之悲歌雪擁陳根睇金沙而屑悲惟古餘先生圓規方矩道有本源提要鉤玄言無枝葉才稱吐鳳早蜚石鼓之嶭堂慶登鱣爰著青鐔之範移河汾之講席杏生泮水之芹莊杖叟之遺鄉芳擷小山之桂經持家法茅且化而為荃望樹人師璞盡琢之成璧若其風標彌邵劭官味偏恬寵辱不介於虛舟衿塵常清於霽月未逢司業空吟繫馬之詩何異安邱獨著屢豐之譽方謂槐市攸承夫素業蒲輪竚錫以殊綸夫何遽

水不停靈光易隕樵海山而罷鼓望梁木以長頹懷舊德於西州情殷腹痛溯人倫于南國誼切心喪焚香讀庾信之銘雪涕續襄陽之記敢抒短引助紼謳鈴唱以增哀試鑄偉詞附薤露松雲而共咏云爾

顧母錢太宜人徵詩啓

歲戊戌嘉平月為顧景園比部尊慈

誥封宜人錢太君六十大慶之辰輦下卿士咸舉兕觴

以介眉壽而景園闡揚慈節將乞言于鴻筆徵歌詩而

永令譽謹述事畧以資采覽太君姓錢氏為錫山望族

母秦孺人中年遘疾太君方及笄侍疾以孝聞代持家

政盛湘組紃之宜在家時已嫺習洎歸贈公愘庭先生

時堂上富平公暨姑金太宜人具慶一室而祖姑吳太

孺人年開七秩太君仰事重闈婉容怡聲能究聘得其

歡心晨羞夕膳非手製者不以奉雍正壬子癸丑間富

平公校書秘館恪庭先生亦遊學南北太君身兼子職
措拄內外事賓祭酧酢無纖悉不周金太宜人每有所
諮詢則皆已部署稱其意旨常嘆曰誠先得我心更難
其為無米炊耳會吳太孺人患痰瘵年逾八旬轉側需
人金太宜人先以扶掖積勞至是亦卧第弗起太君以
一身慰慈兩地不敢露憂惶之色視藥餌親抱持眠食
並廢心力交瘁者閱兩月先後有起色益謹奉食飲匙
抄匕進昕夕調護或以身代枕竟夕不倦遂得報痊金
太宜人曰是克盡婦職更為我代盡婦職者終身每語
人述其事歲辛酉恪庭先生應京兆試已入彀額溢置

副榜第一歸來舊好代為扼腕太君獨不以得失介懷
開譬悲當於理先生爽然謂師友之言不及此至甲子
再踏京闈棘舍中得嗽症扶疾歸吳下太君一見驚愕
不敢言加意調攝閱明年發益劇夜半籲天祈以身代
而私刲肉和藥杭以異痊終不起一慟幾絶七日不進
勺飲金太宜人痛子之餘見之益增哀感太君慄然若
有悟曰吾何在堂藐孤在抱皆吾責也強起視事經理
葬埋悲如禮嗣二十年中家徒壁立荼蘗𠷈棘嚙指酸
心而養志承顏雖菽水有餘歡足不踰閫閾而主持家
督綢繆戶牖外內肅然其訓子也自髫齔授讀以至成

人嚴不以慈廢勞不以愛弛每景園負笈歸黃巷青鐙而刀尺之聲與咿唔相應稍長輒述怡庭先生攻苦績學往事覶縷不倦聲與淚并景園泣識不忘戊子己丑景園睞捷入翰林習清文太君緘家言勗以讀中秘書逾年散館改授西曹又屢誡諭曰人命至重稍不慎終身悔無及少年司刑獄吾甚懼焉迨迎養京邸每日暮退食必詳詢案情聞有所平反則色喜六七年以來如一日先是太君守節年例既合旌典族中欲申請於大府太君泣謂景園曰幼不幸殞所天幸有子得守志吾分內事耳汝父賫志歿未被贈典吾不忍先受旌及辛

卯丁酉

國家覃慶疊被恪庭先生晉贈奉政大夫太君晉封宜
人南中族姓亦即以節孝懋行臚呈待旌于
朝噫若節慈明之德即凝禧受祉之基詎不信歟夫善
必貽諸後昆而有其勞者必食其報太君賢明之性艱
貞之遇積久而獲壽考康寧之福河山象服邸舍雍容
上奉重闈融融洩洩孫男孫瑜挺侍環映座隅御板輿
而遊進康爵而飲枇棘間稱盛事謹臚其略俾揚彤史
之輝撰朱華之曲云

四聲系表說

宋禮部韻分平聲三十部上聲二多卦韻入聲十七部至劉平水以去聲多一部[illegible]
卦韻未併之故而妄刪證韻以符三十部之數元人又以去聲既無證韻遂並上聲中之拯韻而亦刪之是十蒸一部竟無上去二音不亦怪乎至于入聲少十三部者則支微齊佳灰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部本無入聲故也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韻謂古無入聲乃以入聲十七韻分附諸韻而其所附則以屋沃為魚虞之入陌錫職為支微齊佳灰之入覺藥為蕭肴豪之入月曷黠

為歌之入屑合葉洽爲麻之入而東冬庚眞文等十七部反無入聲訛以傳訛數百年如長夜韻學之晦盲否塞至是極矣顧氏亭林毛氏稚黄出始變其說而猶未盡指其謬毛氏西河李氏天生大聲疾呼而昭然揭日月矣顧俗本流傳漸染已深而諸先生之説汗牛充棟未必家有其書即有者亦未必鮮讀故暇日擬爲此表以示之畧誠知部屬之各有所承由是而辨通韻叶韻也不難矣

通韻圖說

唐人嚴律韻而古韻寖亡宋人併唐韻而律韻亦失近代才人學士所遵用之韻書不但非唐宋之舊并失平水初併面目大抵皆元陰時夫兄弟韻府羣玉本耳諸家通轉之法亦不出陰氏所注及宋吳才老明楊升菴二家之言其中臆說參差自相矛盾不可枚舉有誤認同用為通用者有平聲通而上去入不通者有上去入前後各異者一盲引衆盲謬種不絕也自亭林西河子德厚菴諸先生出講明切究大聲疾呼而此事燦然明矣雖諸家議論未盡脗合或嫌泛濫或失膠滯要之韻

學之本末源流考據顯確前人之承訛襲謬指駁無遺
亦六百餘年韻學大昌明之會也予少作詩文心疑俗
本之誤而未敢言少長讀音學五書古今通韻榕村韻
書如瘀得爬一如意中所欲言近見承學之士于諸先
生之書束之高閣而貪俗本之簡便如蛣蟯轉丸蘇合
在前弗顧也心竊憂之因取宋之吳氏鄭氏及本
朝諸名家之說參互考繹而折其中立為通韻諸圖其
上則總提五部以統聲其下則分系十一部以通韻既
成書不盈一帙按之各家之說及李杜韓白歐黃蘇陸
李何諸詩人之詩皆不齟齬噫古韻不可考而通韻則

可知充棟之書不易讀而掌訣則無難誦而識貪常嗜瑣者流盍亦歸而求之歟

祭玉圖說

璧羨

好三寸云者特起羨之璧然丹非諸璧之好盡三寸也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璧琮八寸以頫聘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則九寸者好三寸八寸者好二寸六分有奇五寸者一寸八分有奇可以類推必執好三寸之文以概諸璧則有名璧而實瑗者矣

黃琮

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璧圜琮方所以象天地之性也陳用之琮形正方之說近似可信後鄭云琮八方以象地

此比大琮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按玉人云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為內鎮宗后守之並未有八方之說近人主其說者乃云据考工記明言射四寸曰射則有角可知曰射四寸則其角非小銳可知若四隅為角平正即或可謂之射亦無從判四寸之介則鄭說是也夫大琮黄琮二制各則射四寸之文正見於大琮非凡琮所得同可知必以為琮制盡射則組琮鼻寸有半寸豈琮盡有鼻乎典瑞玉人並于大璋中璋邊璋言射四寸平璋中璋言射二寸又並云璋邸射是射為璋制明甚其所以則四寸二寸之介者在琢之上

端猶聘禮記雜記之言圭剡為剡上寸半也大琮亦之射四寸者蓋以八寸之琮而瑑出四寸之璋為射猶圭之爪璧為邸也璧圓琮方圓者以圭方者以璋圭上剡璋上射因其宜矣琮不盡射猶圭不盡邸耳以大琮例黄琮目為八方之形將毋以四圭兩圭有邸者例大圭而云大圭亦以璧為邸乎況經記所云射者並非八方之形乎

四圭有邸

四圭有邸謂有邸之圭凡四也舊説四面各瑑出一圭長尺二寸共邸為三尺與大圭同非是先鄭曰或説四

四圭有邸有四角也以邸為角未聞其制　兩圭有邸同此

璋邸射

璋邸射謂目邸而射也其邸則琮以大琮射四寸之文知之其制蓋與大琮同按圖以邸為璧與圭邸同非也圭邸以璧璋邸以琮

瓦甒

太尊瓦甒太一物考儀禮冠昏特牲少牢等禮皆用兩甒燕禮云公尊瓦大夫射則言膳尊甒禮器亦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則瓦大即瓦甒大尊無疑矣孔疏君尊為子男既與燕禮大射之文不符而郊特牲疏之祭天用瓦大瓦甒分為二物聶氏從之二物之分既不見經据且聶氏自于太尊下注之與瓦甒形制容受皆同則無可分異明甚陳用之云有虞氏尚陶故泰尊瓦此固可叅孜禮文而得之山尊山罍二尊之

為一物亦猶是也　或以大罍為太尊非也大罍實鬯太尊實酒二者不同

陳祥道曰卣盛鬯之器也古者人臣以卣不以彝則鬯之未祼也實卣其將祼則實彝矣按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明堂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則是鬱鬯之尊用黃目灌用圭瓚經有明訓未祼將祼之節特臆詞耳鬱人和鬱鬯以實彝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其分甚明毛萇混鬯鬱為一孔氏已辨之卣以盛鬯彝以盛鬱陳氏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說故轇轕難通耳圖當補卣于大罍之下　黃目即黃彝

孔穎達曰黑黍之酒自名鬯不待和鬱也鬯人掌祀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之鬱是草名今之鬱煮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一秠二米作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

枕尊

方靈皐曰凡祼事謂賓客之祼事也不曰賓客用枕者王弔臨共介鬯則弔臨亦用祼也鬱人統言賓客之祼事則凡祼事則凡祼事陜盟謂祭祀賓客也此經既条列祭祀所用而又曰凡祼事用枕則謂賓客弔臨之祼

可知矣冠禮亦有祼故以凡祼之舊說祼當為埋非也
上列四望下列山川則埋祭已具矣
燕禮大射禮有酌膳酌散之文膳尊為兩甒散尊為兩
方壺則散之制如壺矣散之別有二用以實酒則燕大
射是也用以實鬯則鬯人所云是也苐鬯為黑黍釀成
者與他酒不同

酒壺

既有方圜二壺此酒壺為駢枝矣

觥

兕觥雀爵也專以罰爵言之則偏矣聶氏引禮器特牲

之文以為觥之所用正禮所無不在五爵之例而不悟觥為角爵然則詩桑扈絲衣所云兕觥皆非正禮耶故兕觥之觧從箋不如從傳其用則禮書詳之矣

禮書曰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觩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舉兕爵是燕有觥也閭胥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

豐

鄭君云豐形似豆而卑並無人形之說聶氏既引張鎰制度之說為無據而圖仍作人形何也十四卷坫下注

云坫以致爵亦以承尊若施於燕射之禮則為豐其說豐則是而說坫則非蓋坫以土為之非豆類也聶所圖坫乃豐制耳

司射適堂西齋弟子設豐乃鄉射禮經文非記也並無升字注亦微有不同

鈃 又作鉶

鄭注公食大夫禮云鉶者菜和羹之器此是正解聶氏以鉶鼎言則大誤矣鼎者俎實未有列之席上者聘禮陪鼎三膷臐膮公食則為庶羞之實不云鉶實鉶實則聘禮公食皆云牛羊豕其菜則公食記云鉶芼藿羊苦

豕皆有滑者是也其陳之必用偶數或六或四至特牲少牢亦用二鉶惟士虞為喪祭實用一鉶為殺並無用三鉶者

聘禮臐膷膮蓋陪牛羊豕注云陪鼎三牲臛臐膷膮陪之庶羞加也其訓已明聶氏誤以為鉶實而又引掌客法為擬按掌客致飧禮有簠簋鉶鼎之偽如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言類若致積之禮則眡飧牽而不殺不殺則無鉶鼎謂無鉶與鼎也奈何誤合而為一氣用之禮書最詳核亦沿其誤殆不可解

尊彝圖說

旌彝舟

用之曰天子諸侯之尊彝禁彝禁無足以下為貴則彝舟之為物蓋象舟之形而已按此說頗通而游宦紀聞以舟為類洗而有耳未詳孰是

太尊

太尊瓦甒瓦太本一物不必重出山尊即罍尊又為山罍皆不注明何也　壺無足見禮書

爵坫

陳祥道曰坫者以土為之其則有之記曰反坫出尊語

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又曰士於坫一此庋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簞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於西坫南既夕禮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檻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鄉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有反坫故夫子譏之

又於其南為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庋食之坫在

房堂隅之坫在北陳爾雅曰垝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
鄉飲酒北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奠爵於
篚則反爵於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於中
堂與東楹之閒賓出公側授宰玉而不康之於坫蓋亦
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改康為亢非也

涵洞啟閉聽民說

查山陽縣運河東岸設涵洞一十四座引運河之水灌溉民田時逢乾旱則開洞灌禾時值陰霖則閉洞洩水生死在須臾之間啟閉雖旦夕難待所有修費派自民田不動官帑督理啟閉事宜則專歸糧河縣丞管理蓋糧衙專司本邑水利衙署逼近洞田往返不過崇朝下情易於迅達歷年遵照實屬萬全今年五月內糧衙高出示不准照舊例啟閉稱嗣後啟閉先稟糧衙據詳理河廳憲候廳憲親臨看視之後方准啟閉合邑有田之家及洞下數百萬佃戶農民聞此無不驚惶危懼竊思

禾苗待救無異水火之災假令救火者必待報官拯溺者必須詳憲其不成灰燼而淹斃者鮮矣今當禾苗望救之時呼吸死生之際乃令小民先稟糧衙候詳聽憲由清江至涇河各洞往返一百五六十里再候聽憲批行越境臨視更或聽憲查工防險勢難分身則禾苗盡歸烏有而萬民養命之資付之流水矣竊思糧廳飭諭無非慎重隄工之美意但涵洞啟閉絕非修造可比修造不堅恐防刷潰若業經修成保固照例相機啟閉各任民便與隄工毫無損碍得百十餘年行之無弊正如建造閘座河院止查于修理之時既造之後船到啟板

並不需河院逐日親臨事同一例更屬易明至于宣洩
運河之水別有支河如鹽河寶帶河涇河溪河及寶應
高郵之各蕩各港為途甚多區區涵洞能洩幾何況我
皇上興修水利不惜數百萬帑金正為救護農田之計
豈肯令于畎畝溝洫之中反為疏洩漲潦之地耶總之
禾苗旱潦延頸待救一刻千金須臾難緩具呈申報多
一道衙門即多一番擔擱于隄工毫無所裨于民田大
有所害特抄白糧衙告示恭呈電閱伏乞俯鑒輿情據
詳上憲飭知廳衙照舊辦理實為恩便

鎛鐘說

按周禮春官鎛師注如鐘而大樂器圖鎛鐘十二各應律呂之音凡合樂以某律為宫則擊本律之鐘以宣之孟子所謂金聲是也漢制古之神瞽度律均鐘以律計倍半以為鐘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而十二律偕焉我聖祖仁皇帝審定元音得古尺九寸為今尺七寸二分九厘以為黃鐘之長而八音制度悉協中和今遵用七寸二分九厘之數參考本律倍半之法鑄就鎛鐘於十二律呂之音自相應合蓋酌古准今允為宫懸雅樂之定制焉

特磬說

按禮記明堂位叔之離磬爾雅大磬謂之毊周禮注特磬十二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朱子云鐘磬有特懸者器大而聲宏故于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為作之節此皆言特磬即孟子所謂玉振是也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後世磬制祖此今遵

聖祖仁皇帝御定編磬黃鐘之度分位加以定黃鐘特磬之制用三分損一之法而定以下之十一磬焉

致齋說

會典載齋戒不理刑名不燕會不聽音樂不入內寢不問疾弔喪不飲酒不食葱韮薤蒜不祭神不祈禱不掃墓有疾有服有炙艾體氣瘡毒未愈皆弗與盡禮盡制千古無以易矣故京朝官咸遵之而外間一二陋儒好持異端之齋嚴禁肉食而此外一切不禁殺然行之恬不為怪按周禮王食一舉王齋日三舉凡殺牲盛饌謂之舉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散齋致齋必變食故加至三太牢是齋日食肉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辨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上皆蒙齋文孔子惟

酒無量則酒亦不禁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文似不足據今齋戒皆在公署乃本聖人遷坐之義勝於唐人之宿寺廟也

論試帖淺説

作此體者多泥於試帖一途之式頌聖乞憐遂成敎套令人數衍題面止求句調之工秀色澤之綺麗而格法幾亡二者皆無取焉淺而言之今日之八韻與唐人六韻原自不同格有不可移易之格而神而明之亦有變化之妙語云但教熟極能生巧唯工於求者自得爲唐人六韻者多二句破題今既八韻不妨四句分破題面題意宜字字剔眉刷目歴落分明虛寔兼到實至不紊令讀者一目了然如開門見山不待終卷而知爲作手此開闔啟鑰之秘也

題或窄狹難分且有一二字小題斷難四句分破者法於首一句用引起法不侵題之正位或從題外撲入或從題前一層落下或從題裏一層透出或竟用泛泛無着之句亦皆不妨總於第二句急急點出題中要字亦不可一口說完三句四句再破完題義此爲正格

近人作詩大抵沿試帖之式兩句破者居多亦未爲戾於法其所以不合于格者則以三句四句急發題意要逞力量耳夫全首共十六句首二句業將全題破完此處既不便重重提唱題字又不便急急寫題義法宜趁首二句之勢一氣滾下用輕微推延之筆畧畧敷咏

二句不破正位亦不落空腔待五六句再抒寫正面便停匀不迫此起首破題之要訣即門內門外之分途也此論三四二句如風吹不緊之舟定暗度陳倉之法最難措手茨若仍以四句分破為主破題定以明破為上只要清只要老只要亮只要自然只要明快忌用典故詞藻如必欲暗破亦須眼前淺近語聊代題字而已不可過于濃艷過于冷僻

第三韵第四韵此四句宜正寫全題發揮實意如時文之中比也須題而題義兩邊俱到不可挑逗題中一二字不可用旁襯夾喻之筆題中字有兩層平重者如天地山川草木鳥獸可以分做兩句作對若一串講者不可板對不

可兩句做上半截兩句做下半截總要整齊切忌零碎

此二聯最見本領最見筆力都以得題之全相爲佳

第五韵第六韵正面已過宜用烘雲託月之法暗寓頌

揚謙退之意或擇題中要字專做一聯以見得輕重之

宜也或將題中閒字洗發一聯以見人略而我詳也或

比類而借喻或翻襯以追新或從題後寫景或在題外

摹神或刻劃而形容之或流連而唱嘆之此二聯最見

文人心思狡獪鬬巧爭妍千變萬化眞有出奇無窮之

妙然靈者觸手而即來愚者歷刼而不解巧者愈增其

巧醜者更益其醜不可不知

第七聯之法最無方體近人大約與五六兩聯一樣作法其實此一聯乃通篇一小小關捩若上文係對爲過中正意或題中意已十分明顯者則此處宜用推廣之筆淡遠之神然後第八韻緊緊一捻有宜遽矣乃丈人承烟之妙此一法也若上文原係旁襯之筆或借喻取巧者則此處宜緊拍題神或暢發題潑後光景然後第八韻鬆鬆一放有採菊東籬江上峯青之妙此又一法也總之移步換形千態萬狀作者恬淡經營當自得之

第八聯宜視第七聯為擒縱已見前則亦有通篇總論此處方入頌聖意及自謙意者無所不可

七聯八聯用頌聖與自謙意者比比皆是頌聖之法要得體裁須從大處立論總與題面題意有映帶相關之妙頌不嫌諛巧不傷雅是為得之最忌空冐泛語與題毫不相關及粗鄙纖嫩小巧詞句尤不可語落邊際自謙之詞宜有慶幸遭逢之意不可有希恩望澤之心宜有鼓舞奮勵之情不可露嘆老嗟卑之意試官將于此驗品行覘福澤焉

試帖詩不過八十字耳而體物緣情鋪陳排比上之賡揚矣盛下之刻劃景物讀之可以見其胸襟器識筍才情孰謂小技未尊乎

作詩必從破題一順做去則章法自然熨帖擒縱方能自如且快利無滯頃刻可成數首若先鍊得好句子然後貫以首尾或沿路補入雖細意打磨必有牽合補綴之痕閱者至此未必果見其佳而心口之間先有跼脚停聲之苦矣向在京師楊太史家分韵賦作詩有半日不成一首者即成亦不能佳則專做句子補綴首尾之故也既拙且遲夫何為哉

詩中忌用僻典忌用生字連字止許一見句調須防重複鍊要亮而不失之粗浮鍊字要新麗而不失之纖小陰陽清濁之間皆宜講明而切究之

用韻宜淺顯勿用生韻勿用啞韻勿用俗韻一字兩收之韻如旗旂饑飢寄羇逄能綸殷等字形義互別不可誤押

近日詩家有專押險韻擅長者須押得老押得響押得自然乃更動目否則以平穩為主總之闈中數千百人心思才力出奇無窮必有雷同之處勿云己之有人之所無也

閱近人應試入彀之作未必盡皆合格然文成法立平日論詩不得不嚴勿援他人之失以自解也況所言又皆平易近人者哉

荆石御無題詩跋

水邊多㶿冶思如雲墻角窺臣芳心若絮賦閑情于螺黛寫哀怨于蛾眉楊柳一堤底事琵琶江上杏花二月最憐瑇瑁堂前是夢皆通何腸不斷況乎粧凝少婦石望夫君碧海青天落桃紅于粉靨鶯闌燕閣彫草綠于裙腰鸞鸞則鏡裏魂飛度鴈而樓頭影隻春風綺陌無心回油壁之車夜雨紗牕有泪濕迴文之錦絃倚聲而欲訴花解笑以誰歡是則賦盡纏綿歌殘懊惱干卿何事翻匣底之鴛鴦使我言愁喚座中之鸚鵡只合題成黃絹延佇吳娃莫教唱遍紅牙悲生楚老

常風亭先生落葉詩跋

先生人間獨傲海內少徒王無功風月為交嵇叔夜琴尊自適竹籬茅舍在半村半郭之間棕笠芒鞵有不屐不衫之趣飄飄意遠心忘秋氣之悲謌謌情深詩寫春雲之態示我松陵之集載賡落葉之篇好語如珠清談何綺二十篇洋洋灑灑信得意而疾書五百言磊磊明明更刊華而落實探喉而出想入非非叉手以成怪真咄咄蓋先生品超二諦兼風流道學之宗悟徹三乘具菩薩英雄之力溪南埭北杖藜處處行吟鬓雪臉霞四扇家家圖畫陶栗里黃花漉酒陋彼折腰杜樊川紅樹

停車笑他行脚撫斯卷也移我情焉夫風懷為壽考之
徵而咳唾皆文章之妙公真健者顧祝岡陵姑妄言之
幸無河漢

呂對宸墓誌跋

三十年前禾中鄭誠齋中丞為予言毘陵呂明經對宸文章意氣重于士林而治劇應變之才知勇兼備隨所措而皆宜心欽慕之而以不獲一把臂為平生憾比年令子叔訥遊京師結文字交相得甚歡暇日出示此冊簡齋之筆夢樓所書皆足不朽非是弗克稱也要成碑昔人稱為三絕殆不得專美于前矣

法時帆學士舊藏詩册跋

三十年前余從廟市購一詩册皆己未鴻詞翰林賦送卯季貞洗馬回淮南之作詩翰各有可觀凡八人海鹽彭羨門平湖陸義山徐勝力任卯麗雪崖東明袁杜少長洲馮方寅寶應喬石林山陽李公凱也是科才人學人林立輦下意數君子者氣誼尤合故賦詩贈別聯名一册耶乾隆戊申秋八月法時帆學士過余寓齋出此册見眎亦前數公手蹟蓋同遊崇效寺看梅之作彙録以紀盛遊者余因出藏册校之詩品書意印章悉合惟羨門石林二公不與焉按卯洗馬南歸在康熙甲戌之

秋距已未已十有六年諸公尚同在館中其看梅諸詠未署何年歲然詩中稱義山勝力宗伯學士公凱爲學士蓋已在癸未以後是時羨門已歷少宰石林先以言河工事罷歸距甲戌又十餘年矣是數君子于同年中氣誼彌篤白首如新有足多者城南荒寺歲暮衝寒半月兩過淹留竟日緬冷容之勝致足見前輩風流而雪鴣上人手種雙梅待名流之履齒皆可作日下僊聞傳也　時帆與余圍坐土㙛展翫移時覺百年前風會人物宛乎可以想見他日者時帆賞鑑之餘將此一册留度寺中俾與青松紅杏圖同作山門之寶寧弟結一重

翰墨緣已耶

陳桂堂農部家藏詩翰卷子跋

往見新建裘大司空藏先世竹齋先生詩卷裝潢成帙一時題識和韻者甚衆遂勒石以傳珍為佳搨今華亭陳農部桂堂出其十二世祖文莊公墨蹟詩戕錦贉玉軸珍為世寶文莊一代偉人名滿朝野而詩意矜潔不忘寒素服穡之舊如是與竹齋先生諸詩同一超絕而陳氏後昆守殘戕服詩訓四百餘年罔敢失墜以至于今至桂堂而益顯前光尤兢兢于片紙之藏而表而彰之將以壽諸石氏芸香永繼皆藝林嘉話足輝映後先也

鄧葵卿家藏蘇趙石刻跋

西安碑洞至有明而殘毁過半秦府諸王好文字者間有所增大都侯門老賓客之作耳宋元佳刻本來無之無足怪也　國初南城鄧逸峯先生客遊至秦慨以家藏東坡松雪二真蹟鈎摹刻石公諸同好誠一時盛舉足為藝林佳話近日閱畢中丞拂拭洞碑一一滌剔而出之面目頗為改觀此二石實諸文廟未知曾入洞否農部葵卿為逸峯先生文孫出所藏初搨本見示神光雅合可入元賞他日葵卿奉使或以事經過西安相與搜尋此二石表而出之庶不致與碔砆同棄以彰先澤

而嘉惠士林也

學書月會小引

紫陌看花記尋春者歲歲青門折柳感送別者年年嗟脫白以何時顧啼紅而有夢幾經寰處猶藏脫穎之錐誰度鴛機須備磨針之杵詎甘然研共約山毫對古帖以日臨日惟不足邀同人為月會月計有餘惟稽古而居今遂彼倡而此和紙牕為几小試險麼土坐紅榆橫鋪側理錦函乍展香生歷白之齋古研微凹響搨硬黃之字墨池筆塚攻苦不讓夫古賢北海南宮變化聊隨乎時態擺脫于布白分行之外斟酌乎古肥今瘦之間皆濬發于巧心乃共尊為巨手但使熟極巧生便是入

神之伎坐見後來居上斯稱換骨之毋不妨出入乎諸家是謂神明於八法相期大雅務心摹而手追所貴豪雄毋進銳而退速

圖比部小引

比部圜扉待罪請室栖身每省過以焚香時閉怨艾緣衰齡而卧榻遂致支離既藥餌之不充更粥饘之莫繼本無半畝惟聞八口饑啼欲戴二天但有數行泣下每拜獄神而悔罪欲呼將伯而無門胥徒為之酸心行路皆思援手我等或舊隨冰署曾聯察省之班或新踐雲司具有後先之誼潤枯魚於涸轍義首同官拔鍛羽之餘生情無異視公議每司各捐十兩重輕各稱其有無庶衆擎之易舉慷慨何妨於溢額嘉獨任之尤賢伏望見義必為勿事錙銖之較當仁不讓共登庚之周

普濟堂募脩老婦院小引

京城廣寧門外普濟堂為收養貧病老民之所
上歲發帑金一千兩倉米三百石托足其中者房分號
舍食授兩餐永免顛連無告之苦亦
聖朝惠政之一端惟老病之婦女不獲依棲詢其故緣
堂後院向有另屋為婦女食宿之地後因年久傾圮無
力脩葺又不便混入男子之舍遂致匹婦獨抱向隅殊
可憫也心存復舊力愧獨支謹疏短引冀圖衆舉云爾
施仁發政惸獨在所必先授帛行糜遲暮尤期共養頤
伶丁莫恃彼四民同處其艱而衰老無依在匹婦彌窮

於告憫龍鍾之晚景力炊爨以無能嗟枯朽之餘年任
縫紉而已瘁地非桑梓誰分飄羽以一枝時凛冰霜孰
潤枯鱗於勺水不有別室奚以棲身廣寧門外普濟堂
上棟下宇式近
皇州樂土之安暑雨祈寒仰沾
盛代滂流之惠祥和普衍規制已周第廣衆夫蒼黎尚
有遺於嫠婦聞風而至每褭足而空回啓户以留苦分
堂之無地若不別開廣厦未免泣且向隅覩茲有衆每
觸目以酸心憫煢無家輒有懷於援手惟是經營非易
需費良多舉必衆擎效難獨奏敢敬陳夫短引用廣結

夫慈緣見義必爲輸無金者功同布地當仁不讓施寸瓦者數可聚沙但使有尺土能安其身庶幾無一婦不得其所從知人歌安宅乃盡消鰥寡孤獨之悲惟期聚有福田益以廣饘粥縕棉之助同聲斯應有志必成

顯考綏堂府君行述

嗚呼慟哉府君竟棄不孝等而長逝耶憶己卯冬不孝葵生計偕北行府君渡河目視就道情事如昨五載以来滯留京邸既不獲随侍家庭而不孝芝生自丁丑釋褐頻年遊學定省濶踈去年冬聞府君患臂痛歲暮馳歸府君已就痊迨入春漸益平善不孝等私心冀幸府君神明不衰由此調攝即期頤可望胡天不弔覯此閔凶不孝葵生自木蘭聞信匍匐入關力疾奔推已届冬仲病不能奉湯藥歿不能視含殮撫棺長慟銜恨終天不孝芝生侍疾不慎視藥無狀致府君彊固之質不克

登上壽罪戾深重呼搶莫從不孝等尚忍偷息人世耶
顧念府君孝友性成聲實懋著受
兩朝知遇之恩累掌文衡歷任述作
天恩優渥凡三十年乞養歸田校勘不倦成己成物至
老彌勤者又十餘年不孝等皆由餘生不亟思追陳梗
概以垂宗譜之光而備他日國史之採擇則不孝等罪
益大用是瀝血和墨詮述百一伏冀當代大人先生賜
垂覽焉府君姓阮氏諱學浩字褒園號緩堂晚號又次
始祖于明初由江西清江遷淮代有聞人世守儒業嘉
靖中六世祖鳳居公諱嘉林以名孝廉中式會試副榜

第一寧益陽舉天下清官第一需次臺省家聲益振遺

草後高王父吉人公諱佶曾王父鶴樵公諱晉精學累

行有聲膠庠以伯祖樾軒公貴高王父

勅贈文林郎吏科掌印給事中高王母錢太君

勅贈孺人曾王父

誥贈朝議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曾王母石太君

誥贈恭人先王父賡再公諱應韶國學生砥躬礪學重

于鄉詳見郡邑志以府君暨叔父蘊山公貴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累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加

二級奉

吉祀本郡鄉賢祠先王母劉太君
勅封太孺人晉封太安人先王父生二子長即府君府
君之生也先王父夢折桂一枝比長姿貌豐秀出語岐
異五歲就外傅不好爲嬉戲塾師器之居以別室時先
王父家法嚴肅子姪卑幼言動偶逾法即面叱不少假
借府君孝謹循循矩度自髫齔至成人未嘗一遭呵責
讀書沉潛刻厲彊識不忘十歲通五經左史學爲時藝
塾師大異之康熙丁酉伯祖給諫公告歸府君從諸叢
學益邃戊戌年十七受知於學使昆明謝公補山陽學
弟子員府君爲制舉文溯源經訓貽息于古不屑屑鉤

華棣句童時即喜為詩尤工填長短調至是已裒然成集時母舅陳公魯餘與府君同塾講肄稱最契洽因以妹字府君庚子冬吾母陳安人來歸雍正元年癸卯

世宗憲皇帝登極

詔開恩科府君偕叔父赴白門應試會先王父患氣逆倉猝治不效府君聞信椎心泣血與叔父冒風渡江見星馳歸里門哀慟幾絶家故寒素而經紀喪務料理楄柎咸衷于禮三年中息影杜門未嘗見齒乙巳服闋授徒里中與同學聯文社每一篇出輒傾曹偶淮南二阮之稱自諸生時已聞江南北己酉府君年二十八舉鄉

試房師為孝廉天台張公季題座主為大廷尉長汀黎
公寧先編修安溪李公立侯庚戌成進士出編修奉新
師公蘭皐之門總裁則相國常熟蔣文肅公少宗伯鄂
公雍容少司空興縣孫文定公閣學溧陽任公香谷先
是進士與館選者由大臣先期保舉府君名未登薦牘
會進朝考卷
欽定第四名引
見改庶吉士蓋異數也是年冬在武英殿行走壬子八
月充順天鄉試外簾官盡心所事撤棘後得叔父南闈
捷音喜動顏色冬月杪叔父至京讙聚邸舍形之咏歌

癸丑散館授職檢討時叔父成進士復邀

恩館選府君以兄弟皆由儒素叠蒙隆遇同列清華文

章報國感激之忱日切是年秋恭迎先生母就養于京

師乙卯

御試出差人員府君名列一等引

見記名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試官得鄭公鍈郎公鏵

張公學舉等十七人乾隆元年丙辰恭遇我

皇上登極覃恩授徵仕郎三月

御試復居一等七月典試陝西同事為今大宗伯無錫

嵇公和衆商擢得王公章等八十七人戊午叔父典試

貴州歲暮方旋請假省覲先是王母于丙辰秋携眷宅
返里叔父歸因再請迎養于庚申夏復就養至京辛酉
二月輪進經史奏劄府君敷陳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之義
上覽奏嘉許蒙
名見於養心殿詳加訓誨並推廣府君未盡之藴凡千
餘言蒙
詢及家世暨先王母年齒霽顏温語有若家人府君退
而述
聖諭繕摺補奏今原劄已鋟

御選中三月京察一等引
見加一級
御試復列一等七月典試山西同事為前吏部郎長沙
黃公君琬得張公權等六十六人十一月
御試開列學政人員復列一等壬戌二月充會試同考
官得王公太岳鄭公虎文鍾公鳳翔袁公德達等十七
人府君自丙辰以來屢奉
簡命持文衡矢公矢慎所得皆一時知名之士充撰文
之役凡館閣有大著作多出府君手至纂輯各館書籍
先後十餘年未嘗或間先是恭纂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書成
須賜全部與叔父同究
皇清文穎纂修官悉心選擇去取精當悉稱
上意恭修
世宗憲皇帝實錄恭校
四朝實錄時西林桐城兩相國為總裁敬謹將事府君
與叔父暨今相國武進劉公前洗馬長洲李公咢臣同
居一小室中參互考繹寅出酉入寒暑風雪不輟每閒
日以一卷進呈
御覽纖悉無譌舛如是十年及告成

恩賜筵宴加賞白金五十兩
上用大緞寧綢八疋議叙一等以應陞之缺即用壬戌
之分校會闈也榜未發即奉提督學政之命撤棘後謝
恩請
訓仰荷
溫綸示以端士習杜請託拔真才馭屬員之道府君敬
識不敢忘先是臺臣奏學臣赴任不許携眷宅乃命先
妣陳安人奉先王母携不孝芝生回里門不孝蕊生隨
之任所山程水遞日侍左右三年中見府君手披目覽
每朝靡間生童試卷多者縣四五千人府君目力敏給

通場披覽一過擇其尤者另置之餘復分散幕友點視
然後通校以定甲乙計每卷皆閱三次故去取先後間
位置精當不爽銖黍即不中程者亦細加批摘俾知改
轍諸生無閒得失胥感服三年中閱卷數十萬悉精心
審定無隻字不經手披尤從來持衡者所未有府君晨
起坐堂皇自戟轅至內署重門洞開不設管門人凡提
調教職巡捕等有所禀白直詣案前府君判諭如流水
不轉屬一人故百獘無由作向例學臣刊行試牘諸生
給領胥繳工價府君一捐貲為之禁飭廣文無敢名一
錢者楚中人士篤師友之誼讀書知務根柢府君因才

而教振興古學以經術為先懃懃拳拳感以至誠所拔識皆老成宿學及少年沈博絕麗之才自甲子後二十年來楚闈取解首者多當年所首拔士如郭公焌羅公典朱公景英易公崑曜輩皆是外此登春秋榜入翰林居臺省者至今繼起不絕沅陵令違例扑責生員府君嚴諭申飭記大過遂奏請通行直省有不遵舊制擅自戒飭生員者定以處分永順府苗疆新闢灘溜斗絕崗深箐密赴試生童暨官吏送考俱艱于往返府君憫之奏請歲科並試以免一次跋涉之勞湖南接壤黔粵巖崖邃密苗猺雜處從前啓釁皆有生童例責成教職稽

查府君奏教職强幹者少其所倚門役率皆孱罷鄉愚
請嗣後通飭州縣一律遵查即事跡未著學政一有訪
聞檄委州縣親身跴緝或關查隣省無分所屬皆寔力
辦理正本清源預彌邉隙又奏减教職差委以専教課
分別苗民籍貫以示鼓勵一一奉
俞旨允准甲子冬
上臨幸翰林院貢院
御製七言律詩四首是日復得詩四首又與翰林諸臣
倣栢梁體聯句府君以奉使湖湘未與聯吟之末感詞
臣之榮遇為曠世所希迭恭和

御製元韻八首恭疊八首繕册進
呈荷
温音留覽乙丑差滿四月稜
命是時府君離先王母定省已三年矣歸思不可抑即
日請假挈不孝葵生南歸五月抵里門見先王母壽嚴
康寧喜形于色與諸父昆弟聚首一堂慰勞累日蓋府
君自通籍至是方歸凡十有六年矣時雲南學政員缺
内閣進空名簽
硃筆填出府君名次日閣臣奏府君已假歸始易沈公
慰祖去蓋府君之邀

天眷有如此者歸里後鄉黨後進爭執所業請益府君擇少年端謹嗜學之士命不肖葵生訂交聯文社月三課詳加評隲由是從遊者日衆丙寅冬杪假滿入都時方奉

命重修大清會典府君充纂修官總裁太宰高郵王文肅公持論素方執寡合開局後府君商搉更定體制援据精核一名一物討論綦詳文肅特信重有疑義必取衷焉戊辰翰林派教習庶吉士府君與馮得莊公秉仁與郃公樹本馮公浩陳公長鎮楊公方立敬公華南郃公祖節晏公瑫等八人八月先妣陳安人卒于家先是

甲子叔母劉孺人逝後凡承謹侍養屏當家政胥吾母
獨任之至是王母春秋漸高府君恐晨夕奉侍需人遂
乞假歸庚午春聞叔父抱恙吳江僧舍買舟往視周旋
旅邸涉夏始返時假滿已逾年當事敦迫難久羈而府
君終養之志已決九月携不孝芝生束裝北行辛未四
月即陳請終養歸是年冬恭值
皇太后六旬萬壽覃恩許終養人員概給封典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加二級壬申三月不孝葵生
與鄉試甲戌令大司寇番禺莊公巡撫江南延府君主
淮陰書院講席府君既以桑梓之誼不獲辭諸生又強半

皆及門之士故任其事而卻脩脯不受十月先王母舉八十觴府君暨叔父綵衣上壽不孝兄弟等鞠𦫼跽侍戚友登堂稱祝者趾錯于庭鄉里稱盛事自是以後杜門息遊晨夕奉先王母祝餱問安先意承旨暇則與生徒講業娓娓不倦王母晚歲精力彌健神明清朗裁剪熨帖補綴衣裙悉出已手終歲不少輟而府君一編侍座隅丹鉛甲乙雜針黹間諸生問字過從出入後堂同一家人是時鄉先輩王公鏡湖周公白民陸公竹民任公東磵邱公庸謹暨母舅陳公拙修皆居里中而叔父薀邨公春秋往還淮上文讌倡酧流連光景殆無虛歲

丁丑

聖駕再幸江浙府君偕叔父恭迎鑾于紅花埠進詩冊

御覽入選賞大緞一疋三月會試不孝芝生舉進士戊

寅大司馬清江楊公以督漕泣淮睹郡邑兩學宮就圮

謀重修工鉅費繁倚辦難其人乃以府屬府君府君既

任事携襆被止廊廡間鳩工飭材一瓴寸椽無虛糜大

司馬與令相國桂林陳公各製文勒碑記事甚悉自丁

丑戊寅以來不孝芝生遊學浙東西不孝葵生授徒彭

城閱歲一歸及己卯十二月八日不孝葵生計偕北行

府君買舟渡河同宿旅榻語夜分不休次日視不孝葵

生就途行方歸嗚呼孰知河干拜別之時即子舍長辭之日耶慟哉庚辰先王母春秋八十有六忽患痰塞火盛脇痛生瘍越四旬勢轉劇府君晝夜侍床第湯藥必謹坐卧轉側皆躬自抱持洎遭大故哀毀骨立遵遺令卜地安厝經營窀穸表識綽楔悲如禮時府君已屆六旬哀痛之餘重以勞勤心力枯竭元氣遂虧嗣後每苦頭眩不寐以體素豐碩不為慮而病根寔已伏于是慟辛巳會試後不孝葵生補內閣中書是年秋不孝葵生婦邱氏病痢不治府君素所憐愛醫藥罔效老淚頻灑益傷厥心壬午

聖駕三幸江浙府君恭迎
翠華仰邀
天問蒙恩賞緞如前癸未清江公重修淮陰書院仍延府
君主講席與諸生嚴講課益加勤歲杪奉府君手書言
左臂膝受風濕行步牽制不適時不孝芝生於秋杪入
都得書星馳歸見府君面貌如舊步履尚不需杖入春
治飾蒸酒飲之效綜核家事評閱諸生試卷如常時入
夏所患時發服清瀉之劑不效而元氣因以大損七月
更服補益之劑亦不效八月復苦痰涌胃弱飲食少進
至九月初六日申時遂長逝嗚呼慟哉易簀後內外宗

親暨及門之士行哭失聲哀動行路里巷中識與不識
莫不輟舂悲悼者嗚呼府君素精神强固耳目聰明一
生無疾痛未嘗一日卧几榻乃以手足微痾調治失宜
遽捐館舍不孝癸生隨從出塞音問濶絶遼隔昏晨刻
骨痛心百身莫贖不孝芝生神亂心迷推究無識禱籲
不誠不孝等罪孽無可逭尚可自立於人世耶嗚呼慟
哉府君一生孝友篤于宗族以先王父不及禄養每歲
時伏臘設家祭必誠必敬有戚容終身如初追述先王
父平居口授講課語輯録成上下二卷藏于笥及先王
父奉

俞允祀鄉賢府君念先德之克彰感
君恩之下逮望闕叩謝至於涕零侍先王母色養無違
奉一言畢生莫改提學時先王母訓曰汝雖青衫未久
毋忘單寒之苦府君三載未仆一生重遵慈戒也洎告
請終養依依孺慕至老愈篤夕膳晨饈一味之甘必親
奉舁幼臧獲中凡先王母意所垂愛者必微伺意旨破
格待之與叔父蘧都公友愛自童丱至白首無幾微間
言近歲叔父寓居吳門每兩月不接南中音耗輒懸望
疑問不去口與張氏高氏姑手足之誼最摯攜張氏孤
甥重闈至京邸讀書有成為名諸生凡故舊子姓門戶

衰薄者多方振卹之其年少英異者為之擇師友勸誨如家人與人交莊重和平久而彌敬雖盛暑不衣冠不見客無面訣遇公事無唯阿獨力直任不以諉同事人以此親愛復嚴憚之教督不孝等極嚴肅而生平未嘗一加聲色不孝等少時言語舉動錯謬或文字背戾府君向先妣陳安人言之安人述以戒不孝等迨安人逝則向不孝等互相語俾轉使聞之每應歲科鄉試府君必偕鉛槧果餌之屬雖纖悉皆手為料理不孝葵生充方畧館纂修官府君輒舉昔年纂局校勘往事指示飭縷至于再三及行走內廷復屢寄書諭以謹密將事勿徼

逐聲氣之場不孝芝生釋褐後府君恐少年或誤所學
少宗伯天台齊公令之經師也令負笈往受業于松岡
府君一生好讀書如飢渴之于食飲不嗜漁獵不務泛
覽一經畢始及一經定日程不間斷或白晝有他務必
張鐙續成之不留宿中年後沉浸于宋五子學朱子全
集二程遺書皆手評錄數過輯宋元諸儒經解語錄芟
薙煩賾抉擇粹精凡百餘卷而一以經世寔用為歸端
空以說理者不取也與寧化雷公翠庭同纂歷代高士
傳以補高安漳浦二公名臣名儒循吏三傳之後素愛
臨前輩手評書有所聞必輾轉得之如三史及三國南

北五代諸史皆經數番校讐訂正完善唐宋元明諸名家集咸有閱本蠅頭小楷波折不苟墨直朱圍莫不精好貸友朋書籍限日告還不踰刻故藏書家皆不厭求假喜手抄書漢魏六朝文纂輯極富唐宋文取去別具手眼碑版文字評騭尤夥自漢魏以來詩無一種不手抄州次部居凡數百冊晚年偶喜閱詩話遂纂錄十餘卷初入翰林時與李公盻臣韋公謌庭同為文獻通考紀要詩注釋該核武英殿有刊行本所著少時有娛萱亭藁中年後棄去今存有職思堂館閣集文集詩集綏堂別集數十卷府君在翰林明習掌故攟著作才纂述

擬擬無不稱善凡
朝廷有大典禮如
臨雍大閱耕耤平定金川準夷回部奏凱獻俘及
聖駕恭謁
三陵幸闕里巡河視海府君必恭擬賦頌雅歌鋪張鴻
麻紀述
聖德至應制應試之篇賡和紀恩之作應聲立就靡月
不有其他登臨懷古星軺所至觸景攄懷短詠長謡卷
帙尤富丁巳戊午閒與李公玉洲張公南華楊公樗園
孫公虛舡張公鷺洲陳公句山杭公堇浦齊公息園張公

少儀及鄉先輩周公葵圃汪公鉢山吳公靜齋邱公天
峯輩先後聯為詩會文酒流連數月輒成一集晚年不
多為詩專治古文講明格法考究金石義例述作俱夥
而丁丑戊寅間溫公尹亭金公紫峰寓淮上夢公文子
亦駐節袁浦偶事倡酹篇什復多一時傳播稱盛平生
愛才如命遇老師宿儒及英年博雅單寒孤介之士延
覽獎譽不遺餘力視學時輯四禮翼纂教學遺規示諸
生前後主淮陰講席九年嚴立課程而寬責其致論
文不為高論駭俗而披郤導窾洞中癥結雖高才生無
不頫首就範愈久而愈悅服梓課牘數百首遠邇傳誦

而申酉以来吾鄉之拔成均掇科名者悉在其中通籍三十餘年歷官中外廉介潔清未積寸土律身孤特無所依倚居無華整室絕侍媵無貨財聲色之好博奕玩好之娛門庭閴寂無襍賓居鄉謙抑遇隣里姻喪必親往慶唁青鞋布襪如諸生時起居坐卧有常儀食不兼味愛飲酒終身未嘗一及於醉雞鳴即起張鐙視書俟辨色始喚童子執炊一㮆一硯安頓有常處經用數十年不更易衣裘不敝不重製人或以太自刻苦相規府君謂如是自遣意蓋行所無事非有意然也府君歷仕兩朝恩賜書籍等甚富如

聖祖仁皇帝文集詩集
世宗憲皇帝文集詩集
硃批諭旨千叟宴詩
御定悅心集我
皇上樂善堂全集日知薈說避暑山莊四十景詩
御製四書文日講春秋
皇清文穎
御書雪詩松花石硯名墨紫穎鄭宅茶時菜鮮荔支及
上方珍餌內府大緞寧綢葛紗裘服貂帽涼帽等前後
疊承

天眖累櫝盈箱屬纊前數日一一檢視諭不受之生日

吾受

兩朝恩遇未報涓埃汝兄弟勉之舊賜書籍等敬謹寶

蔵傳示子孫嗚呼遺言猶在耳而遺容已不可復覩慟

哉